

【区域开放与合作】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的实现路径研究

华红娟

摘要:中东欧国家作为连接亚欧大陆的门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产业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8年以来,双边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产业合作成果丰硕,但仍存在合作深度不足、合作精确性不足、合作链条短小、合作机制不畅等问题。新形势下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着力点应在于双方优势领域的强强联合,集聚双方优势产业的资本、市场和人力资源等要素,加强人文沟通、战略对接、研发合作、创业合作,在中欧关系基础上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产业合作迈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高端。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5-0114-08 **收稿日期:**2020-06-10

作者简介:华红娟,女,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际商学院国际贸易教研室主任,讲师,博士(杭州 310018)。

一、引言

2020年初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国际经贸往来造成严重破坏,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带来巨大冲击。由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肆虐、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问题,是未来中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所面临的直接挑战。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对于全球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是短期的,全球化的脚步并不会因此停滞不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所展现的巨大发展红利为世界各国参与新型全球化提供了可行路径(赵白鸽,2020)。

中东欧16国是“16+1合作”框架下提出的地缘政治经济概念,地处东西欧的交汇处,东联西通的地缘优势非常突出,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区域性支点。事实上,早在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16+1合作”)就已诞生,2019年4月,希

腊正式加入“16+1合作”平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成功升级为“17+1合作”平台。目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在领导人会晤机制、政策协调、互联互通、地方合作、经贸投资、人文沟通、科技创新等领域有序开展,已经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成果。在当前这个特殊时期探讨国际产业合作,中东欧地区的门户地位及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对中东欧国家的研究。中东欧国家国情复杂,中国与中东欧合作采取“精准合作”的方式有序推进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孔寒冰,2017;刘作奎,2017;华红娟、张海燕,2018)。产业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能够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共赢(张海燕、郑亚莉,2018)。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角度,中国在工业制成品、装备制造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具有较强优势,中东欧国家当前则致力于提升初级产品的竞争优势、优化经济结构并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未来产业发展

互补性强(程鉴冰,2020)。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和投资合作的阻力,但困难只是暂时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作为中国重要的外交事业之一,前景依然光明(刘作奎,2020)。挖掘中国—中东欧国家产业合作面临的现实问题及成因,厘清中国—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的机理及价值,以全球价值链视角探索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产业深度合作的路径,助推市场经济主体积极开展与中东欧国家的产业深度合作,应成为后疫情时期的国家战略问题。

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合作现状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8年以来,双边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产业合作领域从最初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展到汽车、新能源、高新技术、化工和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产业合作方式从贸易往来、绿地投资延伸到项目合作、股权合作、科技合作、联合

研发等方式。

1. 产业间贸易不断增长,双方贸易互补性强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双边贸易总额不断提升,贸易产品种类逐渐增多,贸易领域更趋深入和全面。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网站数据库显示,2018年,中国与中东欧17国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双方货物进出口总值达908.03亿美元,同比增长24.12%。中国在扩大优势商品出口的同时,积极从中东欧17国进口酒类、农产品、护肤品等特色产品,缓解了长期以来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贸易逆差。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2018年中国向中东欧17国出口的商品以电信设备、数据处理机、光学仪器、电动机械和设备、家电、玩具、鞋类为主,中国从中东欧17国进口产品以汽车及零部件、矿产、机械类工业制成品和家具为主。在双边进出口金额前10位的商品中,只有电动机械和设备这类商品是重叠的,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以产业间商品贸易为主。

表1 2018年中国向中东欧17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序号	名称	累计出口金额(亿美元)	同期占比(%)
1	电信设备;电信设备附件和未另列明的零件	62.93	9.62
2	自动数据处理机及其设备;处理数据的未另列明的机器	44.12	6.74
3	未另列明的光学仪器和装置	42.50	6.50
4	专门用于或主要用于第751和752组所列机器的零件及附件(盖套、提箱及类似物品除外) ^①	40.42	6.18
5	未另列明的电动机械和设备	19.91	3.04
6	未另列明的家用电动及非电动设备	18.01	2.75
7	婴儿车、玩具、游戏及体育运动用品	15.89	2.43
8	电视接收器(包括连接和非连接)	15.69	2.40
9	鞋类	14.59	2.23
10	未另列明的照明设备和配件	14.35	2.19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网站数据库数据整理得到。

表2 2018年中国从中东欧17国进口的主要商品

序号	名称	累计进口金额(亿美元)	同期占比(%)
1	小汽车和其他主要为客运而设计的汽车	46.90	18.47
2	汽车零部件	20.05	7.90
3	铜	16.44	6.48
4	电路开关、电阻器	14.53	5.72
5	未另列明的电动机械和设备	11.29	4.45
6	未另列明的测量、检验、分析及控制用仪器和器械	9.94	3.92
7	电力机械及其零件	6.87	2.70
8	活塞内燃机及其未另列明的零件	6.34	2.50
9	家具及零件	5.53	2.18
10	泵(液泵除外)、空气或其他气体压缩机和风扇;配有风扇的通风或循环罩	4.65	1.83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网站数据库数据整理得到。

2. 产业合作日趋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扩展

一直以来,汽车产业合作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合作的重点领域。中东欧地区成熟的汽车工业吸引了京西重工、亚普汽车、延锋汽车、继峰汽车等多家汽车零部件及内饰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比亚迪汽车公司在与保加利亚能源公司 Bulmineral 成立电动公交合资公司之后,在匈牙利设立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将自身科研优势与匈牙利汽车领域的技术人才优势相结合,在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近年来,中国车企纷纷在中东欧地区建立研发运营中心,对于中国汽车行业深入了解欧洲市场需求、更好探索产品细节有积极影响。

新能源领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合作的快速增长领域。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投资或承建了多个新能源项目,如保加利亚的伊赫迪曼光伏项目、克罗地亚塞尼风电项目、匈牙利考波什堡太阳能电站项目等。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在希腊注册了其新能源公司欧洲总部,未来将扩大新能源领域的合作。

高新技术产业合作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合作的后起之秀。以华为和中兴通讯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与中东欧多国在通信领域开展合作,与当地企业一直维持良好而稳定的业务关系,已在中东欧地区的通信设备制造和通信服务市场占据领先地位。联洲公司在布拉格成立子公司,从事网络和通信终端设备的贸易,已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无线网络市场排名第一的设备提供商,辐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市场。厦门盈趣科技与匈牙利威克集团出资在匈牙利建设产业园,将世界最先进的智能制造技术和研发能力引入了匈牙利。

化工和生物医药产业是后疫情时期双边产业合作的潜力领域。万华集团并购匈牙利最大化工企业宝思德成立万华宝思德公司,着力建设中国匈牙利宝思德经贸合作区,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为涵盖化工、轻工、生物医药、机械制造、物流等产业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搭建了良好的海外发展平台。亿帆医药公司收购了波兰佰通公司(Bioton)31.65%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借助佰通公司在重组人胰岛素领域的经验与优势,加快进军中东欧地区的胰岛素市场。华大基因在拉脱维亚建成高端智造中心和生命健康科学创新平台,搭建了中欧在生命健康领域研究和产业合

作的桥梁。

3. 合作方式日益丰富,创新发展不断推进

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如波黑斯塔纳里火电站项目、北马其顿科佳水电站项目等。总投资70多亿欧元的罗马尼亚核电站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迄今达成的规模最大的合作项目,克罗地亚佩列莎茨大桥工程是克罗地亚建国以来最大、利用欧盟基金最多的战略项目。“中欧陆海快线”是中国—中东欧国家互联互通合作的旗舰项目,不仅为中欧商品流通开辟了一条新的便捷航线,还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了当地就业。匈塞铁路作为“中欧陆海快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国与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共同合作,中方承担了物资供应、物流运输、境外基地运营等一体化集成服务。中国与希腊合作建设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后,该港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从2010年的第93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32位,在“中欧陆海快线”及“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支点作用。

中国制造业龙头企业通过收购、并购等多种股权合作方式与中东欧企业开展合作,加快了进入欧洲市场的步伐。中资企业与中东欧企业的股权并购涉及多个领域,如河钢集团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广西柳工成功并购波兰HSW公司工程机械业务单元,光大国际收购波兰最大的环保企业NOVAGO公司,中金公司收购拉脱维亚施丹兰品牌等。中创科达公司全资收购保加利亚软件企业,获取后者在图像影像领域的雄厚技术积累、研发实力和优质的客户资源,提升了自身在全球嵌入式视觉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市场竞争地位。股权合作方式不仅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的贸易往来,还实现了科技合作以及优质资源整合。

中国企业在与中东欧企业合作过程中日益关注科技合作和联合研发。例如,考虑到斯洛文尼亚Elaphe公司专注于电动汽车及其他车辆轮毂电机技术,且其研发的轮毂电机核心技术指标在全球处于绝对领先水平,亚太机电公司参股了Elaphe公司并引进轮毂电机技术,与Elaphe公司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开展轮毂电机本土化生产。亚太机电公司从国内合资公司采购轮毂电机,并将轮毂电机与其他配件经一系列技术调试后组装成轮毂电机驱动底盘,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先进的驱动、制动集成系

统产品。亚太机电以投资推动科技合作,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合作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原因

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推动下,中国企业赴中东欧地区投资热情高涨,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前往中东欧地区投资兴业。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长衰退,经济的不确定性将导致全球产业合作面临新的挑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合作仍面临诸多问题。

1. 产业合作深度不足

产业合作深度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双边经贸规模有限、结构单一。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628万亿美元,中国与中东欧17国货物贸易总额为894.6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货物贸易额的比重不到2%。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单一,集中在汽车零部件及其他机械产品,贸易产品附加值不高。第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投资质量不高。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显示,2018年中国对中东欧17国直接投资流量为6.65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为22.87亿美元,与中国对外投资热点地区相比存在差距,且投资项目集中于基础设施、纺织产品和家电等传统领域,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领域产业合作深度不足。第三,中国与中东欧产业合作平台功能尚未充分发挥。截至2019年底,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地区共投资7家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国投资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相比数量不足。目前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面临初期资金压力大、风险及障碍较多、盈利模式不成熟、产业定位不成熟和国际化人才缺乏等问题(周五七,2020)。第四,由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建立时间尚短,语言沟通障碍、文化习惯差异、法律法规不熟悉等原因导致中国中小企业对中东欧国家市场认知有限,对中东欧国家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国别差异适应性不足,同样中东欧地区企业对中国的了解也不深。国际产业合作深度归根结底受限于双边关系,唯有加强双边人文交流,加强民心沟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任不足的问题。

2. 产业合作的精准性不足

中东欧国家的突出特征为多样性和复杂性,首

先是地理位置的差异,17国中既有临海国又有内陆国,人口及领土面积不等。其次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并存,欧盟成员国与非欧盟成员国并存。此外,17国对待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机制的热情和积极性不尽相同,合作的政治意愿也有差别。巨大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深度产业合作的障碍,不利于中东欧国家以一个整体与外界发声,也给中国与中东欧对话增加了交流成本,这就要求中国要针对17国的差异给出具体对策,细分中东欧17国的不同诉求。当前中东欧国家与中国产业合作诉求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本身经济基础较好,在中东欧地区有自身的影响力,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希望通过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便车实现自身经济的增长,如捷克和波兰;二是与中国经济联系处于起步状态,在合作过程中,中国需承担引领者的角色,如塞尔维亚;三是地理位置优越,但因其自身要素匮乏,长期依赖欧盟,经济独立性差,试图通过与中国的短期合作度过债务危机,如西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国家(王薇,2019)。针对各国的特殊性和要素禀赋,中国应采取具体政策,因国施策,提高合作的精准性。

3. 产业合作链条短小

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由三部分组成,前端为研发设计环节,中端为生产制造环节,后端为营销服务环节。发达国家拥有核心生产技术和自主研发品牌,按照微笑曲线理论,产业链附加值主要体现在链条两端,即生产设计和营销服务这两个环节,中端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普遍不高。而中国制造业恰恰处于产业链中端环节,自主创新能力弱,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格局中主要承担加工和装配任务。“冷战”结束以来,中东欧国家承接了部分西欧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如德、法等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通信设备、生物化工等行业。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在上述领域开展产业合作,尝试融入当地市场和欧洲产业链。目前中国在中东欧的并购项目涵盖汽车、能源、家电、环保、物流等领域。也有少量中资企业在中东欧地区开展绿地投资,如长虹在捷克投资设立电视机厂、比亚迪在匈牙利投资设立电动大巴工厂等。无论是股权并购还是绿地投资方式,从目前合作情况来看,双方合作仍聚焦在产业链中端,即生产制造环节,产业合作链条短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边的合作深

度。同时,具有吸引上下游产业链整体转移及关联产业协同布局功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园区投资数量和规模不足,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双方产业合作向产业链上下游的拓展延伸。

4. 产业合作机制面临掣肘

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中,价值链上游经济体为欧美发达国家,提供产品生产与设计理念,价值链中游经济体承担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中高端环节,价值链下游经济体承担劳动密集型的装配制造等低端环节。以汽车产业为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地区)主要的汽车企业为降低成本,将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中国等新兴国家转移,形成了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分工格局。中东欧国家的汽车产业价值链以德国为主导,如大众、奥迪等世界汽车巨头在匈牙利、捷克等国设厂,将从德国进口的零部件在当地进行组装后返销西欧。从汽车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可以看出,中国汽车产业价值链处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且高耗能、高耗材的劳动密集型和来料加工型零部件生产环节,中东欧国家企业产业链处于零部件生产和低端汽车的整车生产。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汽车价值链格局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汽车产业分处于价值链的不同子链上,双方的产业合作受制于发达国家对价值链的控制,双方直接合作机制面临掣肘。需要关注的是,当前美国推出多项贸易限制措施,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合作形成掣肘。近期也出现了欧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现象,中东欧17国中有12国属于欧盟成员,其余五国均为欧盟潜在成员国,很难摆脱欧盟的影响。此外,俄罗斯一直将中东欧地区视为传统势力范围,对中国与中东欧双边合作态度微妙。中国应充分考虑美、欧、俄三方势力的影响,在顾全中欧关系大局下开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的深度合作。

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的机理与价值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和加快发展的历史阶段,新形势下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应紧抓中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探索全产业链合作路径,引导产业合作

走向价值链的高端。

1.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的机理

在探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路径前,应对双边产业优势进行充分分析。中东欧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升级方面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中国具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生产制造能力,在高铁、核电、5G通信技术等领域拥有国际领先技术,能够满足中东欧国家在技术装备、项目承建方面的需求。中东欧地区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高质量劳动力,背靠欧盟市场,区位优势显著,12国拥有欧盟成员国身份,但是缺乏广阔的市场潜力和资本支持;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资金实力,但科技创新能力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产业合作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和个人层面来看,中国与中东欧开展产业深度合作的互补优势都十分明显。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的着力点在于双方各自优势领域的强强联合(见图1)。应集聚双方优势产业的优质要素,加强双方在技术、资本、市场和人力资源等领域的优势互补,开展联合研发、联合营销,实现供需互补、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推动双边主导产业的共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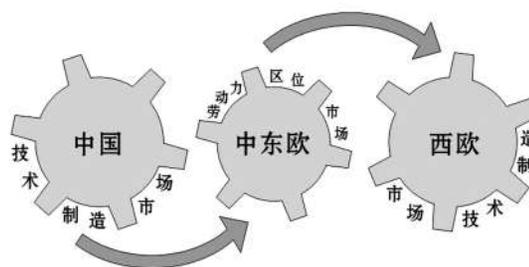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的机理

中国应着眼于推进中欧关系发展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两大基本方向,充分利用中东欧地区的门户地位及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以一系列务实合作为突破口,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并释放利好,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在中国与中东欧的主导产业开展产业深度合作,这对于推动中欧产业链全面对接,实现中欧关系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当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主要大国都会考虑弥补或完善自身供应链的缺口和短板,在其国内或地

理位置临近的经济体,组建更为完善和安全的供应链,中东欧地区则为欧盟发达国家实施这一举措的理想承接地。后疫情时期推动中欧产业合作走深走实,应发挥中国优势产业的技术、管理、设备供应、项目承建等优势,结合中东欧地区稳定的投资环境优势、高质量低薪酬的劳动力优势、政府和欧盟补贴等政策优势、产业深度融入欧洲的区位优势 and 物流枢纽优势,在具体产业的选择上可对接欧盟发达国家的供应链转移举措,将供应链建在目标市场边,不仅满足中东欧地区经济转型和发展需求,还可开拓欧洲其他区域市场。

2.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的价值

第一,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有利于捕捉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中东欧国家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时,不约而同地加大了在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鼓励本国企业与外国投资者在研发、创新、营销等领域开展合作。如捷克开启“数字捷克”战略并对接欧洲“工业4.0”,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实施“工业4.0”发展战略。波兰“负责任发展战略”中的示范性项目“工业4.0平台”业已实施,波兰政府出台了支持工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规划,引导企业引入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生产程序。匈牙利政府推出了旨在将匈牙利打造成“制造中心”的伊里尼(工业4.0)计划,推广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有利于中国企业捕捉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全球价值链低端。

第二,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有利于深化中欧产业链合作。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不仅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的有益补充。当前中东欧17国中已有12国是欧盟成员,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融入欧盟市场。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在全球的配置,除了取决于要素禀赋,还取决于与终端市场的贴近程度,尤其是研发设计和营销售后等环节,有贴近消费者的天然需求。中国与中东欧产业深度合作应置身于“一带一路”亚欧开放大平台的背景,挖掘中东欧国家对接欧洲大市场与欧洲价值链的独特作用,深化与中东欧企业在生产、研发、营销等环节的合作,遵循欧盟统一市场规则,融入具有5亿人口的欧盟统一大市场,这对

于推动“中国制造2025”与“欧洲工业4.0”的有效对接,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有利于探索后疫情时期的全产业链合作。升级版的“17+1”合作框架,其覆盖领域日益广泛、合作内容不断拓展、活动平台持续出新,发展势头良好。当前双边以“一带一路”境外站、境内外产业深度合作园区为平台依托,以中欧班列为抓手,在以航空、汽车制造、机械、电子电气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产业领域,以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与移动支付、物联网与智慧城市为代表的新经济、新金融产业领域展开了优质合作。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既可巩固传统制造环节合作,还可开拓主要产业的研发、设计、技术合作以及管理与服务,将合作的视角拓宽至全产业链。

五、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实现产业深度合作的具体建议

后疫情时期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需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对外释放合作利好,让中东欧国家在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中看到机遇。同时,应继续挖掘中国与中东欧产业合作的潜力,加强人文沟通、战略对接、联合研发和创业合作,进一步加大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力度,带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稳定与发展。

1. 加强人文沟通,稳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的民意基础

从政府层面,依托“1+17”领导人会晤机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和中国—中东欧中小企业合作论坛等平台,全面落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加强双边高层对话与交往,增进互信,在新形势下挖掘双边合作的增长点。从企业层面,发挥中国“走出去”企业的优势,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做好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不仅与当地政府打交道,还要加强与当地社群和民众的沟通,帮助他们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体现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民间层面,在中国与中东欧人文交流的顶层政策设计下,加强民心相通建设,促进双边民间交往,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通过科研机构、高校、媒体、智库、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

2.加强战略对接,明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的方向指南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应重视中东欧国家的差异,挖掘中国与中东欧各国产业战略的交汇点,寻找有潜力、可持续推进的合作领域。当前中东欧国家积极应对“工业4.0”带来的科技浪潮,普遍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发展提振智能制造业。从表3可以看出,当前中东欧国家战略规划的关键词无外乎两点:高端制造与数字产业。中东欧国家在飞机、新材料等高端制造领域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发展水平,而中国以高铁、通信、航天装备、核电设备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双方应继续深化汽车、机械制造、通用航空、机电产品等领域的合作。以通用航空产业为例,中国应内外结合,以国内通用航空产业园和航空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加强与中东欧国家航空企业的有效对接,利用中东欧成熟的技术和市场,开展知识产权合作、联合研发新品、设立境外研发中心、提供配套服务等多层次的合作,提升中国通用

航空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中东欧国家多数是新兴经济体,互联网发展相对成熟,高素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生态系统吸引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目光。中东欧国家的智慧城市对于中国高科技企业而言充满机遇,应依托中国物联网企业的技术优势,加大与中东欧企业合作力度,由“卖产品”向“卖系统智能解决方案”“卖服务”转型,推动双方数字经济领域的“高精尖缺”人才交流,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3.加强研发合作,延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的纵向路径

中东欧国家的创新能力正处于快速追赶欧盟平均创新水平的阶段,各国政府都十分注重在人工智能、激光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推动企业创新并提供研究基金,实施智能专业化的国家研究和创新战略。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平台已经建立,后续应继续完善科研合作常态化机制。中东欧国家从制定政策法规、开展科学评估、汇集各方资源、增加经费资助、吸引人力资源

表3 中东欧国家战略规划及核心内容

国家	国家战略	核心内容
爱沙尼亚	《2019—2021年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该战略主要关注四个模块:公共部门的AI应用、私营部门的AI应用、AI研发与教育以及法律环境构建
保加利亚	《中长期国家发展计划》	该计划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培养人才,提高社会竞争力;新建、改建和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优势产业(IT、农业和食品加工、旅游、医药化工、纺织服装等)的综合竞争力,支持企业创新等
波兰	《负责任发展战略》	该战略提出波兰五大发展支柱,分别为再工业化、企业创新、发展资本、国际市场推广和促进社会和地区发展。其中再工业化重点发展航空、军火工业、汽车零部件、造船、IT、化学工业、家具、食品加工等领域
捷克	《2019—2030年国家创新战略》	该战略包括九大支柱,涉及研发、数字化、知识产权、智慧投资与营销等方面,同时拟提高捷克在研发领域的投入
克罗地亚	《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涉及《智能专门化战略》《创新战略》《投资促进》《企业发展》等;其中《智能专门化战略》涉及工业、创新、抚育、教育、科技、旅游、研究和创新等
立陶宛	《立陶宛2030》	《立陶宛2030》国家战略包含三个主题:智能社会、智能经济和智能政府
罗马尼亚	《2017—2020年执政纲领》	该纲领提出:将大力挖掘经济增长潜力,引导本国和外国资本投向高附加值行业;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和生产性领域,推进多中心发展战略;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大力发展国防工业、能源、信息技术和食品加工等产业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智能专业化研究与创新战略(2014—2020)》	该战略确定了研发重点、技术重点与社会领域的优先发展领域,其中研发重点包括材料和纳米、ICT、生物医学与生物技术;技术重点包括工业技术、可持续能源、环境与农业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发展战略2030》	该战略涵盖九个重点领域:智慧城市和社区,智慧建筑与家庭,循环经济,可持续粮食生产,可持续旅游,未来工厂,健康医药,移动技术,材料开发
匈牙利	伊里尼(工业4.0)计划	该计划发布数字经济发展战略2.0,推广数字技术在经济、基础设施、商业等领域广泛应用,为国家经济长期发展创造动力,到2020年使匈牙利成为欧盟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资料来源:《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商务部网站。

和开放成果应用等角度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应支持中国有实力的科技型企业并购、合资、参股中东欧地区创新型企业或研发项目,开展知识产权合作、联合研发新品、设立境外研发中心、提供配套服务等多层次的合作。在“引进来”方面,可以引进中东欧国家在汽车制造、机械、航空、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引导双边企业在上述领域开展协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创新等,促进国内企业及行业的加速发展。此外,应高度重视欧盟科研创新框架计划和创新基金,鼓励中国科研学者、企业和研究机构,充分利用欧洲提供的优质研究创新机会,与中东欧国家以及其他欧盟国家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三方合作。

4.加强创业合作,打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深度合作的动力引擎

近年来,中东欧国家正在逐步改变投资倾向,鼓励进行更高附加值的外国投资,并且以投资促进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鼓励外国投资者将研发和创新、批发和营销业务迁移至本国。但中东欧国家鼓励和资助新项目创建的投资环境较为薄弱,创业企业创立初期由于国际化程度较低,国外市场的拓展能力较弱,不少中东欧国家都在计划创立从研发投入到最终产品出口的全过程支持体系,为国外的初创企业和技术团队创立有益环境,以在当地有更好的发展。在中东欧国家对于国外初创企业的利好政策背景下,需鼓励引导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国门,充分发挥中东欧地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平台优

势和功能优势,设立海外创业投资孵化机构,协同开展创业合作。

注释

①751组商品主要指办公用机器,752组商品主要指自动数据处理机及其设备,磁性或光学读出机,将数据以编码形式转录到数据存储介质上的机器以及处理这类数据的未另列明的机器。

参考文献

- [1]孔寒冰.“16+1”国家的差异性与“精准”的经贸合作[J].世界知识,2017(1).
- [2]刘作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落地[J].财经国家周刊,2017(24).
- [3]罗琼,臧学英.“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元合作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2017(9).
- [4]华红娟,张海燕.“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精准合作”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18(2).
- [5]张海燕,郑亚莉.“一带一路”框架下产业合作的关联扩散效应分析——以中捷产业合作为例[J].浙江学刊,2018(5).
- [6]程鉴冰.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中东欧合作迈上新台阶[J].中国经贸导刊,2020(2).
- [7]刘作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发展历程与前景[J].当代世界,2020(4).
- [8]刘作奎.大变局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J].国际问题研究,2020(2).
- [9]周五七.中国在中东欧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及投资促进策略[J].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20(2).
- [10]王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关系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9(12).

Research on Promoting the Deep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ua Hongjuan

Abstract: As the gateway of Asia and Europ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CEE) countries occupy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n the eight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CEE countries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E countries is developing vigorously, th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s fruitful.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operation depth, insufficient cooperation accuracy, short cooperation chain and poor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ep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strong combination of the two sides in their advantageous fields, gathering the capital, market and human resources of the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of both sides,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c docking, R&D coope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oper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of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owards the high end of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and value chai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EU relation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Deep Industrial Cooperation

(责任编辑:文 锐)